

「碾玉觀音」

主題和技巧的分析

黃森峯

姚一葦戲劇六種

姚一葦著

五〇四頁，一五〇元

華欣文化事業中心

這是一本只適合體會的三幕悲劇，想分析它的主題和技巧，總顯得格外地困難；偶而，呼之欲出大有氣勢磅礴一發不可收拾之態；偶而，甚麼都沒了，甚麼都想不出來也不去想它了，只讓那股悲感不能融和的氣氛流浸全身，以為自己跟崔寧（男主角）一樣，執着理想且因理想而飄泊。

他們（崔寧和秀秀）是兩個相互够不着的圓，愛神偏偏要把他們射在一起，悲劇就這樣展開了，崔寧雕出一個人人，包括秀秀都誤解的理想，於是，理想的呈現成了崔寧必須離開出世世界的懲罰，他必須背負起秀秀，面臨他從未面臨過的現實的入世生活。當崔寧領着秀秀離開韓府的時候，你總會感覺到崔寧的可悲——理想王國（碾玉觀音）塑造成功之時也正是崔寧步入失敗之時（我以為崔寧的現實生活如老胡一樣是失敗的）；而他一鑿一鑿地鑿那塊璞玉之時，也正是他一步一步踏入現實之時。

劇中的主題在現實和理想，出世和入世的對照中給我們一個明確的觀念。個人以為，本劇的主題就在於現實和理想的未能調和與並存，同時作者在告訴我們一個塑造理想——「人的觀音」的故事。在這兒我願意指出現實和理想不能調和與並存的景況，首先，在第一幕中，崔寧在沒有現實問題的顧慮下塑造出第一個觀音——一個崔寧心中留存已久，說不出也畫不出而只能用手雕出的理想。另一個主角，秀秀，出身士宦之家，崔寧用手雕塑觀音（理想）之時，她就是道道地地現實的宦家小姐。當第二幕展開時，崔寧若老胡（崔寧先前提過的雕工，他雕玉乃是為一家餬口而雕）一般，受到現實的考驗，也許我們該說崔寧是受現實生活的折磨和摧殘；崔寧是性情中人，是理想中人，是一位必須出世的藝術家，而今，現實的擔子肩負在他身上，他註定是失意的，他註定是失敗的，他註定是要被現實毀滅的。反觀此時的秀秀，當崔寧面臨現實的擔子，面臨現實的挫折時，她却是一位忘了自己的人，她施捨施捨又施捨，完完全全成了一位毫不顧現實問題的人，她忘我而生活在理想之中；此幕正好和第一幕成了完全反樣的對照，崔寧放棄（不得不放棄）塑造理想的、藝術的、出世的生活環境，而面臨血淋淋的現實，而秀秀却在必須面臨現實時忘却了自己，把整個的自己置在理想中了。到第三幕，又回復到他們原有的狀態，秀秀離開了崔寧（理想）回到以往的現實中，一個完完全全由她自己支配的現實，崔寧同樣回到追求理想的道路上，十年的奔波是他對理想的執着，直到有一天，他能够在現實毫無顧慮下，用另一塊璞玉雕出他心目中第二個觀音（理想）。我們可以用一個簡明的表將此三幕中「理想和現實」列出來：

第一幕：崔寧：生活在理想中

秀秀：生活在現實中

第二幕：崔寧：生活在現實中

秀秀：生活在理想中

第三幕：崔寧：回復到理想中

秀秀：回復到現實中

我們可以很清楚地從上表看出崔寧和秀秀即使生活在一起，他們仍然是屬於不同世界的人。當我們把他們倆人的結合和圖表擺在一起考慮時，總很容易感覺到他們的可悲，兩個够不着的圓，命運却偏要把他們繫在一塊——主題就是在兩個主角生活領域不能得到調和下產生的：理想和現實的背道而馳。

理想和現實背道而馳本來不是一件令人扼腕的事情，問題在於理想必須依附現實方能得着，而理想和現實又得不着調和時，理想和現實背道而馳就成了令人長嘆的事情了。崔寧塑造觀音（理想）必須現實沒有顧慮，秀秀忘我而達理想的狀態必須忘却現實；而現實是他們兩人生活在一起的致命傷，理想和現實永遠屬於兩個不同的世界（該說兩個不同的人），而沒有辦法在一個世界（一個人身上）同時存在。換句話說，他們一起生活在現實中註定是失敗的。

崔寧塑造了一座觀音，那是「一個美麗的幻象，一個存在心底的幻象，一個存在很多年很多年的幻象……我可以自由塑造它，塑造一座觀音像，我要塑造一個人的觀音，而不是神……」，這兒，作者只給我們一個概念，一個毫不具體的概念——崔寧從未具體說過的理想。現在，拿秀秀的行爲來討論，秀秀有「反抗的、倔強的一顆心」，不顧父母的反對，果斷而勇敢地崔寧私奔，她表現了對自己愛情最負責的態度，她依照自己的意志生活。當她和崔寧生活在一起時，她是位頂頂善良的人，她似乎爲施捨而生。郭管家尋回她時，她勇敢地面對現實，一面供給崔寧生

活下去的勇氣和意志，一面獨自忍受痛苦回家認罪，表現了一個好太太的風範。等到她成爲一個小孩的媽媽時，她又是位現實中望子成龍，一切以孩子爲第一的偉大的媽媽。個人以爲，在現實和理想未能融和的狀態下，秀秀就得「分段」完成其高貴的性格，先是好愛侶而不能成爲好女孩，再是慈善家而不能成爲好妻子，待她表現出好妻子的風範時已經是成爲一位好媽媽而不能成爲好妻子的時候了。綜觀她的性格，個人以爲，作者從未明示出來的崔寧的理想，在秀秀身上讓讀者體會出來了，秀秀就是那座人的觀音，那留在崔寧心底很久的幻象。

「預言」之多是本劇寫作上的特色，作者不但在人物口說中供給觀眾對結局的概念，同時在人物的塑造上也深深融合未來主角的命運，諸如顧客乙的出現帶來了崔寧現實生活的惡運，乞丐的出現塑造了崔寧的未來等等，像這些技巧的運用切實供給觀眾不少的暗示，讓讀者強烈地感覺到悲劇的結局，同時讓讀者在接受結局時不致有突兀之感。但是，此項暗示技巧運用的成功也正是寫作上的失敗，暗示可以，太多了，懸宕就跟着少了，平平淡淡地進入必然的結局而毫無高潮毫無劇情的起伏可言，在作者供給暗示的同時，作者出賣了文學作品的高潮，同時出賣了可能足以令人震驚的結局，當然，魚和熊掌不可兼得，但是，在選擇魚的時候，卻沒必要因想排斥熊掌而使魚發育不良啊！

秀秀：我們談甚麼呢？

崔寧：我們談甚麼呢？我們談愉快的。

秀秀：我們談愉快的——

崔寧：我們談愉快的，那些過去的日子。

秀秀：那些過去的日子。

.....
.....

秀秀：走到那裏去？

崔寧：走到那裏去？

秀秀：世界這麼大。

崔寧：世界這麼大。

秀秀：我們總會找到一個地方的。

崔寧：我們總會找到。

.....
.....

像上頭節錄出來的句子，訴之於視覺，眼睛瞄過還能接受，但是當唸出聲或訴之於聽覺時，這就不能否認這是戲劇語言上處理的失敗了，寫作的形式在重覆上有其特殊的作用，如果作者是為了塑造崔寧的性格而使用重覆的手法，使讀者對角色性格能更深一層了解，個人以為，這也是戲劇寫作上的敗筆，此種重覆的口語完全違反了舞台聲響的原則，觀眾除了疲累於重覆又呆窒的對話外，實在得不到任何對角色性格的概念，那時，重覆就成了疲勞轟炸，就成了觀眾不耐煩的來源。戲劇家該用另一方式來表現角色性格或發展劇情，而不能使用這種刻板的手法，以免徒勞觀眾的心思。

當然，在指出缺點之餘，也不該磨滅本劇技巧上的優點，如劇中不怨而怨自在，不悲而悲自

生，平平淡淡中，作者總讓讀者品味那種不可言之悲；它不帶給你眼淚，却帶給你濃濃重重的悲感，它不給你高潮，却叫你的血脈充溢着血，心靈翻滾若奔狂的波濤。世界上最難過的事莫過於言語所不能企及的難過；世界上最痛苦的事莫過於流不出眼淚的痛苦。這些，「碾玉觀音」都讓你感受到了。

碾玉觀音的探討

蘇格

前言

戲劇和小說一樣，在中國被視為雕蟲小技，只供消遣娛樂，不能與載道的經典相提並論。元代是戲曲的興盛時期，奇葩競放，達於顛峯。然而，這亦只是曇花一現，至清即顯沒落。民國以來，因社會、政治、經濟的巨大轉變，再加上白話文學運動的成功，一切都以嶄新的姿態呈現，如何吸收舊戲曲的精華，再注入屬於這大時代的生命，而創作出一部完美的劇本，是當前最重要的工作，且今日電視、廣播等大衆傳播工具高度發達，「劇本荒」早已成爲一嚴重的問題，在衆多濫竽充數的劇本中，「碾玉觀音」可算是相當優秀的一部，今分寫作技巧，與主題兩方面，略作分析如後。